

刘再复

师友纪事

刘再复散文精编
卷一

师友纪事

白烨
编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友纪事/刘再复著;白烨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1

(刘再复散文精编)

ISBN 978-7-108-03595-0

I. ①师… II. ①刘…②白…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4094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8.625

字 数 174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目 录

本卷说明

第一辑

钱锺书先生纪事	3
周扬纪事	24
胡乔木纪事	38
胡绳纪事	45
施光南纪事	60
直声满学院	
——怀念吴世昌先生	72
还不清的满身债	
——怀念孙楷第先生	77
信念	
——怀念孙冶方先生	81
哀悼项南	85

第二辑

聂绀弩五章	91
初祭聂绀弩	91

最后一缕丝.....	93
思想锥心坦白难.....	96
聂绀弩山脉.....	99
背着曹雪芹与聂绀弩浪迹天涯.....	102
附录 光荣的荆棘之路	
——聂绀弩先生逝世时的悼词.....	104
马思聪五章.....	112
被斩断的队歌.....	112
漂泊的歌谱.....	115
重鬼轻人.....	117
爱的凯旋.....	118
亡灵的金唱片.....	121
傅雷三章.....	124
感谢莫扎特与傅雷.....	124
记住，记住傅雷的名字.....	126
洁白的纪念碑	
——读《傅雷家书》.....	129
冰心三题.....	133
二十世纪中国的爱神.....	133
世纪泥石流中的一片净土.....	137
感谢冰心.....	140
艾青二题.....	142
莎士比亚橡树	
——献给诗人艾青.....	142
诗人与冻死的小猪.....	146

李泽厚四题	149
“骷髅”的领悟	149
海德格尔激情	151
我的骄傲	155
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	158

第三辑

岁月的哀伤

——缅怀彭柏山老师	165
-----------------	-----

璞玉

——缅怀郑朝宗老师	170
-----------------	-----

八月的伤感

——缅怀岳父陈英烈老师	179
-------------------	-----

死了的端午节

——缅怀刘中法老师	181
-----------------	-----

怀念一位平凡的女子

——致张萍	185
-------------	-----

文学殉道者的光明

——哀悼好友徐启华	189
-----------------	-----

面对受屈辱的亡灵

——沈元先生祭	193
---------------	-----

三联三代皆好友

——致范用	198
-------------	-----

永远的文化纪念碑

- 铭怀陈嘉庚 208

山高海深的故国情怀

- 何铭思和他的《家国情怀》 212

第四辑

被故国忽略的理性智慧

- 缅怀邹谠教授 221

人文科学的实绩、境界与光荣

- 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奇”奖感言 225

- 范曾画品居上之上 232

人文世界的精神漫游者

- 在哈佛大学李欧梵退休典礼仪式上的讲话 240

山那边的小鹿

- 缅怀安格尔 248

- 采蘑菇 253

- 为方块字鞠躬尽瘁 256

- 人生有情泪湿衫 260

- 共一冰冷的钥匙 262

- 编者后记 266

- 作者后记 269

第一辑

钱锺书先生纪事

一

钱锺书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这十年里，我常常缅怀着他，也常与朋友讲述他对我的关怀，可是一直没有着笔写下纪念他的文字，仅在一九九九年四月间写了一篇千字短文，题为《钱锺书先生的嘱托》。写作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说明了我沉默与难以沉默的理由，这也是我今天写作时需要说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节抄录于下：

尽管我和钱锺书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后，我还是尽可能避免说话。我知道钱先生的脾气。在《围城》中他就说过：“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钱先生的逝世，也难免落入让人生发的悲剧。不过，人生本就是一幕无可逃避的悲剧，死后再充当一回悲剧角色也没关系。我今天并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钱锺书先生生前让我告诉学术文化界年轻朋友的一句话。

这句话他对我说过多次，还在信中郑重地写过一次。第

一次是在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不久，我受所里年轻朋友的委托，请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见一次面，但他谢绝了，不过，他让我有机会应告诉年轻朋友，万万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紧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实之名。一九八七年，我到广东养病，他又来信嘱托我：

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一九八七年四月二日）

作为中国卓越学者的钱先生说自己“名不副实”，自然是谦虚，而说“万万不要迷信”包括对他的迷信则是真诚的告诫。迷信，不管是迷信什么人，都是一种陷阱，一种走向蒙昧的起始。钱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后他也不让别人迷信他，因为他期待着新的峰峦。在不要迷信的告诫之后是不要虚名的更重要的告诫，我今天不能不郑重地转达给故国的年轻朋友。

二

钱锺书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师郑朝宗先生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给我的信中说：“《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确乎如此，但钱先生在《围城》中所批评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却也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真实：不喜欢他人议论他、评论他，包括赞扬他的文章。钱先生对我极好、极信赖（下文再细说），唯独有一次生气了。那是一九八七年

文化部下属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于好意要办《钱锺书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托一位朋友来找我，让我也充当一名编委，我看到名单上有郑朝宗、舒展等（别的我忘记了），就立即答应。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接到他的电话，说有急事，让我马上到他家。他还特地让他的专车司机葛殿卿来载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气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让我坐下就开门见山地批评我：“你也当什么《钱锺书研究》的编委？你也瞎掺乎？没有这个刊物，我还能坐得住，这个刊物一办，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尽管我为刊物辩护，证之“好意”，他还是不容分辩地说：“赶快把名字拿下来。”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后会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亲，路经厦门时特别去拜访郑朝宗老师，见面时，他告诉我，钱先生也写信批评他。郑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他着实生气了。不过，他对我们两个都极好，你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最后这句话郑老师对我说过多次，还特别在信中写过一次。八六年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后，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上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进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〇年摘帽后来信并

寄诗安慰我者也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郑朝宗老师是钱先生的知音挚友，对我又爱护之至。《管锥编》出版之后，他一再叮嘱我要“天天读”。我果然不忘老师教诲，二三十年从未间断过对《管锥编》的阅读，也终于明白郑老师所说的“巨人”二字是什么意思。钱锺书先生绝对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学术巨人，是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的学问奇观。如此博学博识，真前不见古人，后也恐怕难见来者。尽管我对钱先生的学问高山仰止，但对《围城》却并不特别喜爱，对此，我请教郑老师：我的审美感觉不知对否？郑老师回答说：平心而论，他的主要成就是学问，不是创作。

钱先生对《钱锺书研究》一事如此认真的态度，绝非矫情。他的不喜别人臧否的态度是一贯的，他自嘲说：我这个人“不识抬举”（参见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写给郑朝宗的信），这也非虚言。一生渴求高洁、安宁，确实是他的真情真性。只是求之太真太切，往往就对“抬举”之事怒不可遏，言语过于激愤。一九九六年，我听到法国的友人王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编辑）说，他看到国内报刊有一消息，说李希凡等人联名写了呼吁信，要求制止江苏无锡把钱先生的祖居旧址夷为商场，以保护国宝文物。知道此事后，他就致函杨绛先生，询问此事是否需要声援一下。杨先生在回函中传达了钱先生的话：“我是一块臭肉，所有的苍蝇都想来叮

着。”一听到这句话，我就相信这是钱先生的语言，别人说不出如此犀利透彻的话。难怪人家要说他“尖刻”。然而，这句话也说明他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宁与高洁是怎样的不留情面。

三

钱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报》就约请我写悼念文章。他们知道我与钱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我没有答应。钱先生去世十年了，我还是没有写。没有提笔的原因，除了深知钱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写出真实的钱锺书实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钱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的脾气。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我是一个不设防的人，一个对“紧绷阶级斗争一根弦”的理念极为反感的人。但是这句话出自我敬仰的钱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后来证明，我不听钱先生的提醒，头发确实一再被魔鬼抓住。口无遮拦，该说就说，结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难幸免。出国之后，年年都想起钱先生这句话，但秉性难改，总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没有魔鬼。

不过，出国之后，我悟出“头发一根也不能给魔鬼抓

住”，正是理解钱先生世界的一把钥匙。他不喜欢见人，不喜欢社交，不参加任何会议，他是政协委员，但一天也没有参加过政协会。当时我们研究所有八个全国政协委员，唯有他是绝对不到会的委员。他是作家协会的理事，但他从未参加过作协召开的会议，也不把作协当一回事。有许多研究学会要聘请他担任顾问、委员等，他一概拒绝。不介入俗事，不进入俗流，除了洁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对“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有人要陷害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钱锺书有一次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下一本毛选，竟说：拿走，拿走，别弄脏我的书桌”。钱先生立即贴出一张大字报郑重澄清：“我绝对没有说过这句丧心病狂的话。”在当时极端险恶的“革命形势”下，如果钱先生不及时用最明确的语言澄清事实，给魔鬼一击，将会发生怎样的灾难呢？

只有了解钱先生的防范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锥编》为什么选择这种文体，为什么像构筑堡垒似的建构他的学术堂奥。既然社会这等险恶，就必须生活在堡垒之中。鲁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险恶，所以其文也如“壕堑”，自称其行为乃是“壕堑战”，不做许褚那种“赤膊上阵”的蠢事。我读《管锥编》，就知道这是在进入堡垒、进入壕堑、深入深渊，要慢慢读，慢慢品，慢慢悟。书中绝不仅仅是如山如海的知识之库，而且还有如日如月的心灵光芒。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说，但书中“口戕口”的汇集与曲说，则让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恶从来如此。而对“万物皆备于我”的阐释，一读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现确实集狮子之凶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阴毒、家狗之卑贱等万物的特性

倘若再读下“几”、“鬼国”等词的疏解，更会进入中国哲学关于“度”、关于临界点的深邃思索。有人说，《管锥编》是知识的堆积，将来电脑可替代，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电脑可集中概念，但绝不可能有像钱先生在汇集中外概念知识的同时，通过组合和击中要害的评点而让思想光芒直逼社会现实与世道人心。有人贬抑说《管锥编》是散钱失串，这也不是真知明鉴。不错，从微观上看，会觉得《管锥编》的每一章节，都没有一个时文必具的那种思想主题，那种进入问题讨论问题的逻辑链条（串），但是，《管锥编》却有一个贯穿整部巨著的大链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大动脉。我在海外的学术讲座中，告诉学生，你要了解《诗经》，读读《管锥编》的第二册第十三节就可以了。我在讲解老子《道德经》时，只讲一个“反”字。此字是全经的文眼，一通百通。而能抓住这个字，就得益于《管锥编》，正是它首先抓住这个字，并集中了历来各种注本对“反”字的解释，真了不得。因为走进了，才看到《管锥编》这一深渊的美妙。学问真是太美了！深渊真是太迷人了！一旦进入，一定会流连忘返。但应当承认，这确实是深渊，是堡垒。钱先生大约知道，能进入之人无须防，未能进入之人必须防。能进入的人一定会高山仰止，当然也一定不忍加害于造山之人；不能进入的人，或无知，或偏见，或傲慢，或嫉妒，干脆就在他们面前筑一堵墙，一道壕堑，由他们说去吧。

钱先生的防范与警惕，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工作上。他当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管一点外事。说是“一点”，是指他并非真管院里的全部外事。真管的还是赵复三和李慎之

这两位副院长。但有些外国学者，特别是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恳切要求见他的，或者院部领导人认为他必须出面的，他也不得不见。我担任所长后，文学方面的来客真不少。有几次院部拟定钱先生必须出面，他应允后竟对外事局说：你们不要派人来，再复来就可以了，他不会英文，我可以当翻译。说到做到，他真的不让院里所里的外事人员陪同，由我两个单独会见。钱先生不让别人参加，就是有所提防。对于我，他则绝对放心，我多次有幸听到他在外宾面前畅所欲言。他批评丁玲是“毛泽东主义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还是依然故我。说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扬魏明伦嘲讽姚雪垠的文言杂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写得好，说当代作家能写出这样的文言文不容易。敞开心胸的钱先生真可爱，拆除堡垒的钱先生，其言笑真让人闻之难忘。

四

真正敞开心胸的钱锺书，其实是年轻时期的钱锺书。尽管我敬爱整个钱锺书，但就个体生命状态而言，我更喜欢青年钱锺书。青年钱锺书心中没有一根弦，天真活泼，才华横溢，其文章全是率性而谈，直言无忌。这个青年钱锺书凝聚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钱锺书散文》一书的前半部中。此书搜集了三十年代钱先生所写的散文，即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九年，也就是《围城》问世之前的散文。这些散文篇篇有性情有思想，智慧之语全无文言的包裹，让人读后觉得作者不仅是才子，而且是赤子。例如写于一九二二年的短文《大卫休谟》，评介的是四百三十六页的英文版《大卫休谟